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 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路向比较研究



Jiegou Yu Chaoyue : Makesi He
Weitegensitan Zhexue Geming Luxiang Bijiao Yanjiu

李包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 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路向比较研究

Jiegou Yu Chaoyue : Makesi He
Weitegensitan Zhexue Geming Luxiang Bijiao Yanjiu

李包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路向比较研究 / 李包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 - 7 - 5161 - 4894 - 5

I. ①解…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 K. (1818 ~ 1883) - 哲学思想 -
研究②维特根斯坦, L. (1889 ~ 195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A811. 63
②B561.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0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75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4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做斗争，统计学给他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证明。这个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任何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经过分析便可还原为一个逻辑问题。

——罗素《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在当代西方哲学语境中深化马克思 哲学革命路向理解的破壁之作

任 平

一个在思维边界上的跨界操作总是会给读者留下广大的思考空间，李包庚博士的著作就是如此。受李包庚博士之约，为他的专著稿《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路向的比较研究》写一序，我欣然命笔。正如他所言，他将被学界表面看上去几乎并不搭界的两个思想大家用“哲学革命”这一主题加以贯穿并进而加以对比分析，得出了超乎寻常、富有启迪的结论，值得注意。这一成果是在他博士论文《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路向比较研究》基础上又经专治数年而孕育而成。其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的著作，对系列问题分别深度思考，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进而由问题而专论，由专论而连缀成书。

为之成序，当然也有原因。李包庚硕士阶段就师从著名逻辑学教授、西南大学原副校长何向东先生专攻逻辑学；之后，他又成为何教授在我所主持的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任兼职博导时所招收的唯一博士生。因此，究竟选择何种课题为博士论文选题，确实有些犯难。他征询我的意见，我就建议：做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革命思想的比较研究吧！这一建议不仅考虑了作为20世纪逻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上的交叉，为打破“中、西、马”学科壁垒做点探索，也契合李包庚本人的知识基础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学科对博士生论文的基本规范，更深层原因，还与我近年来一直在深思一个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在当代命运的宏大问题相关。

马克思是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观上发动哲学革命并深化为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成就了一个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世界观。今天，对

马克思哲学本真意义的不断的深刻理解，总是以不断地回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点方式向前推进的。“回溯—前进”方式或“从后思索”方式不断将“马克思哲学革命究竟是何种革命”？以及“我们如何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真意义”？这一类问题重新提到我们面前。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人们对这一文本意义的理解是指向未来和无限开放的，而且直接对应地等同于对马克思哲学本性的各种差异性理解。今天，人们在后马克思的当代实践中，在与当代西方和东方的各种思潮对话中，不断地思索着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因而也就不断地思索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从而不断地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起点去。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另一个问题同样甚或更为重要：马克思开启的哲学革命，是否就在他手中已经终结？换言之，在马克思之后，哲学革命是否还在深化或者继续？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一问题上，60多年的学术史大致分两段。“文革”前，受“左”的思潮影响，马克思哲学革命已经是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大革命，之后西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总的来说是在走没落之路，只有被批判的份，再不可能有哲学革命的可能性。“文革”后，对外开放、打开国门，大量西方思潮波涛汹涌进入国内，许多学者迷惘，或者按照“西方马克思学”理解马克思，甚至“以西解马”，如“以海（海德格尔）解马”者就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思想解释成为一种“生存论转向”，而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又不断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为某种“解构的精神”。问题谱系从“左”、右两个方面汇聚而成：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当代哲学中的继续和深化？当代西方哲学谱系是否仍在继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如果是，那么其哲学革命路向的积极意义和分歧又在何处？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带有宗派主义偏见，那么，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决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故步自封的东西。相反，马克思开启的哲学革命，不仅是人类文明大道的必然产物，而且又指示着人类文明大道的前行。当代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遵循着人类文明大道前行的规律，在继承和弘扬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精神，在深化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路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对20世纪以来所有西方哲学思潮如何深化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路向，是值得做一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大问题。

同样毫无疑问，我们决不可能把当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

义)对哲学革命的深化理解完全等同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西方哲学为准绳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原则差别。抹杀这一差别是所有右的思想倾向的根本特征。

因此,全面深入地比较当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不仅必要,而且很重要;是在当代思想语境中深度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推进马克思哲学革命路向当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支点和学术支点。

在全面比较、对话和思想撞击的大学术图谱中,微观地选择维特根斯坦的反形而上学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作深度比较研究,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西方当代哲学语境中,维特根斯坦的地位格外重要。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以其人为代表。所谓“语用学转向”,依然以其为代表。两个转向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不可谓不深刻。然而,他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对于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之间,难道没有内在的根本联系吗?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在两个封闭的话语语境中自说自话地分别谈论两者。分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学者,几乎不谈维特根斯坦;分析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的人,也决不会去谈论马克思。究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长期的封闭造成了两个学科之间的隔膜和壁垒,学科壁垒阻碍了人们的视野,以至于难以对整个人类文明大道反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的理论星丛美丽图景加以宏观地把握。

其实,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基于康德哲学的“划界思维”,一刀切去的是对象表面看来是“语言的误用”,所做的是基于语言对思维划界而形成的“语言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批判,基于逻辑和经验,诉诸感性,正是在这一语言学批判的基础上在重新走马克思哲学革命对形而上学批判的道路,同时又在语言学批判的基础上在做某种深化。这一深化,至少使人们在“语言的转向”上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是与非,重新理解马克思诉诸“感性活动”的哲学革命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给我们留下的若干深刻思考。拒斥形而上学的同向性和对哲学革命的重新理解,都使19世纪的马克思与20世纪的维特根斯坦有了可资比较的思想内容。更进一步,从语形学到语用学,维特根斯坦进一步将语言的意义归结为“用法”,语言游戏论推动语言意义创造和理解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生活形式”,成为某种“语言实践论”,就

更为直接地接近了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观。

当然，维特根斯坦虽然在“不可说之事”中保留着道德伦理的求善可能性，也绝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将对语言的批判引向社会历史观的变革，进而为革命的哲学服务。正是在这一路向上，维特根斯坦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语言本质上是实践的，语言的一切特性几乎都来自于实践的分化。实践本质上是对象化的即变革世界的革命的，而变革世界的力量必然主要来自推动这一世界的无产阶级，变革世界的目的在于求人类解放，这就是坚持哲学革命的彻底性所必然面对的问题。我们如果深刻思考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必然有一个根本的尺度，去重新反思和衡量其他一切当代西方哲学革命的时代意义。当然，当后现代在推动哲学消解，同时又导致文化守成主义暗中呼唤各种旧形而上学复归之时，我们重新去体认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又岂是多余。

是为序。

任平

二〇一四年夏 于苏州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哲学的革命与革命的哲学	(1)
一 西方哲学革命的历史谱系	(1)
(一) 第一次哲学革命：从“始基”向“存在”飞跃	(2)
(二) 第二次哲学革命：“形而上学”的独立与完善	(4)
(三) 第三次哲学革命：哲学向思辨道路迈进	(7)
二 哲学的四重禀性	(9)
(一) 哲学具有时代性	(9)
(二) 哲学具有间接性	(10)
(三) 哲学具有方法性	(11)
(四) 哲学具有阶级性	(12)
三 哲学的革命与革命的哲学	(14)
(一) 维特根斯坦之前的西方现代哲学脉络	(14)
(二) 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哲学的革命”，但不是“革命的哲学”	(15)
(三) 马克思哲学既是“哲学的革命”，又是“革命的哲学”	(18)
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与维氏哲学比较之意义	(21)
一 马克思哲学与维氏哲学之可比较性	(21)
(一) 就二者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而言	(22)
(二) 就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而言	(24)
二 相关研究文献概览	(25)
(一) 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	(26)
(二) 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	(28)
(三) 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的比较	

研究	(31)
三 本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32)
(一) 厘清马克思哲学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关系	(32)
(二) 廓清马克思哲学和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32)
(三) 探究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根源	(33)
(四) 探究中、西、马“三驾马车”携手共进的可行性 路向	(33)
第三章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路径	(35)
一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背景与条件	(35)
(一)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背景	(35)
(二)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起点	(39)
二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进程	(42)
(一) 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初步超越	(42)
(二) 马克思走出书斋后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	(47)
(三) 马克思由费尔巴哈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53)
(四)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现：交往实践唯物主义的出场	(65)
第四章 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的逻辑路径	(76)
一 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历史起点	(77)
(一) 维特根斯坦走进哲学的时代背景	(77)
(二) 维特根斯坦走进哲学的理论起点	(83)
(三)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目的和任务	(85)
二 前期维氏哲学的语形学思想及其反形而上学性	(88)
(一) 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	(88)
(二) 前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逻辑结构	(91)
(三) 前期维特根斯坦论命题与实在的关系	(93)
(四) 对“语言图像论”的评析	(96)
三 后期维氏哲学的语用学思想及其反形而上学性	(97)
(一) 思想转变的原因	(98)
(二) “语言游戏说”的提出	(99)
(三) “语言游戏说”作为反形而上学的语用学武器	(100)
四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	(102)
(一)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之间的差别性	(102)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一致性	(107)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和维氏哲学之同	(109)
一 两者都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	(109)
(一) 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反叛性	(109)
(二) 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哲学的反叛性	(110)
二 两者都重视“实践”	(111)
(一)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	(111)
(二)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实践”概念	(113)
三 两者都拒斥形而上学	(114)
(一) 马克思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114)
(二) 维特根斯坦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117)
四 两者都属于批判性哲学	(118)
(一)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批判性	(118)
(二) 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	(119)
第六章 马克思哲学和维氏哲学之异	(121)
一 马克思和维氏哲学革命的根本路向不同	(121)
(一) 传统哲学的路向	(121)
(二) 马克思哲学的路向	(121)
(三)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路向	(122)
二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类型不同	(123)
(一) 从形式上看, 马克思哲学不是体系哲学, 而维特根斯坦 哲学属于体系哲学	(123)
(二) 从内容看, 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哲学, 而维氏哲学没有超 出理论哲学的范畴	(125)
(三) 从哲学的学科倾向或属性来看, 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 或历史哲学, 而维氏哲学则是语言哲学	(127)
三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不同	(129)
(一)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是语言分析法	(129)
(二) 马克思的哲学方法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阶级分析法	(129)
四 对传统哲学超越的彻底性不同	(131)
(一) 马克思哲学全面超越传统哲学	(131)
(二) 维特根斯坦哲学没有彻底超越传统哲学的范式	(133)

五 根本性目的任务不同	(135)
(一)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资产阶级改良性哲学	(135)
(二) 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138)
六 后续影响不同	(140)
(一)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	(140)
(二)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影响	(143)
第七章 基本结论与启示	(149)
一 基本结论	(149)
(一) 从维特根斯坦看分析哲学的成败	(149)
(二) 对马克思哲学的合理评价	(158)
二 几点启示	(159)
(一) 所谓哲学问题与哲学危机	(159)
(二) 社会主义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162)
(三) 关于马哲与西哲对话的问题	(164)
参考文献	(166)
附录1 哲学的革命与革命的哲学	
——基于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的比较视角	(177)
附录2 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的价值论	
考察	(184)
附录3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成就与缺陷	
——兼论分析哲学的得失	(196)
后记	(207)

第一章

导言：哲学的革命与革命的哲学

哲学史就是哲学革命的历史。纵观西方哲学的整个变迁过程，是哲学不断进行革命的历程，呈现一幅“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图景，恰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象地刻画近代德意志意识形态领域“城头变幻大王旗”般的景象，“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①黑格尔说，全部哲学史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死人的骨骼。也有人说，哲学史只是“哲学死了、哲学万岁”的永久呼喊。但是，各个不同的哲学家宣布哲学之“死”的目的、路径与意义又有很大的不同。

一 西方哲学革命的历史谱系

关于哲学，哲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的、一以贯之的并广为认同的理解，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以历史的、逻辑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地看，考察“哲学是什么”，需要从哲学的过去、哲学的现在、哲学的未来这三个层面来理解与分析。前两层是从事实层面来理解哲学，包括哲学的既定事实和推定事实，可称为描述性定义。后一层是从应然层面来理解哲学，涉及的是未来的哲学是什么，可称为哲学的规范性定义。迄今为止的哲学史，在哲学的性质、功能和走向上一直争论不休，颇为混乱，主要原因就在于对哲学的理解上没有深入这三个层面来分析。这既要有历史的眼光，又要有逻辑的眼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页。

（一）第一次哲学革命：从“始基”向“存在”飞跃

正如柏拉图所说，哲学起源于惊讶。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正是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整体世界。早期的人们看到世界上这无数的事物时，开始好奇地追问：这个无限多样的世界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本源？如果有，那么它是什么呢？至此，人类开始抛弃远古流传下来的关于天地生成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走上了“爱智慧”的道路。希腊文里，“哲学”（*philosophia*）一词的原意就是“追求智慧”、“热爱智慧”。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们纯朴地认为，“智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① 马克思也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② 古希腊的哲学家普遍认为，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即是爱智慧，探寻万事万物的“逻各斯”（*λόγος*）。之后，哲学家们一直在苦苦地追求和探寻智慧，希望能够拥有和把握智慧。尽管西方哲学家们在“哲学就是爱智慧”上具有共同的信念，但对于“什么是爱智慧”，不同的哲学家又持不同的理解与立场，并走了各自独立的“爱智慧”之道路，使得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呈现相互批判、争论与超越的态势。

早期自然哲学家“热爱智慧”的路径之一是探寻万事万物的“始基”。所谓“始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指“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由它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于它，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元素和始基”^③。古希腊哲人认为，认识始基是认识万物的前提或基础，并提出种种设想。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命题，代表古希腊时期人类热爱智慧、探寻世界普遍知识的起点，是他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在此感性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抽象概括的结果。这一命题标志着早期人类开始探寻事物的普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2页。

③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3b，北大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页。

遍性，预示着人类早期思维领域的哲学萌芽。后来，其他自然哲学家纷纷提出其他设想，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毕达哥拉斯的“数”等。这些关于世界本源的设想，代表着当时哲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但由于受当时认识水平和实验条件的限制，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难以经受科学实证的全面检验。

巴门尼德就对此予以反思。巴门尼德认为，早期自然哲学家从感性世界中寻找“始基”的做法是误入歧途，因为这种做法是建立在感性经验基础上的，而感性经验是变动不居的，通过感性经验，我们只能得到“意见”，而不能获得“真理”。在巴门尼德看来，始基是万事万物共同具有的性质，感性世界的万事万物尽管形态各异，变幻莫测，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 being（“是”或“存在”）。这个 being 的意思是，它们无论是什么，首先必须“是”或“存在”（being），所以“being”才是真正的“始基”。这里，巴门尼德区分了两类不同层次的事物：一类是感性事物，另一类是“是”或“存在”（being）。巴门尼德的描述是：“还只剩下一条路径可以说，即‘是’。在这条路径上有许多标志表明，因为他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会消灭，所以它是完整的、唯一的、不动的、没有终结的。它既非曾是，亦非将是，因为它即当下而是，是全体、一和连续的。”^①

巴门尼德的这几句话，标志着古代世界人们“爱智慧”的第一次飞跃，即开始了从把“始基”归结为个别具体的物质形态，经由抽象性的概括，上升到普遍性“始基”的尝试。在他之后几千年来的哲学演变，基本上都是围绕“being”（“存在”或“是”）这个核心概念而展开的。无怪乎海德格尔形象地把这几句话比作是“古代希腊的雕像”^②。

那么巴门尼德的这个“是”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巴门尼德，“是”或“存在”“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会消灭”，“它是完整的、唯一的、不动的、没有终结的”。这样的“存在”与万事万物当然不同，这是一个思想性、理智性的超验世界。而变动不已、生生不息的感性世界仅仅是幻想或假象，并不是真正的存在，因而被排斥在这个不生不灭、唯一、不动的“存在”之外。这样，在巴门尼德那里，具体可感知的“实实在在的事

①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5 页。

② [德]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97 页。

物”就变成不存在，而真正不可感知的、抽象的思想性、观念性的“being”（“存在”或“是”）却被看作是最可靠的存在。

巴门尼德这个关于存在的思想，使西方的“爱智慧”插上了“形而上”的翅膀，并在思想世界里构建了一个理智性“存在”的独特王国，对后续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第二次哲学革命：“形而上学”的独立与完善

1. 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

哲学从神话、常识中独立出来，形成一门学问，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事情。在早期，没有学科体系，所有知识都是叫做“哲学”，哲学家也就是知识渊博的人，这是哲学最初的含义之一。哲学的另一重含义是对世界本原的追问，即万事万物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如果有，那是什么。这是哲学的源头。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深入研究“正义”、“善”等问题，把哲学家们的“兴奋点”由早期自然哲学家普遍关注世界本源问题转向到关注希腊城邦中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重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把人际间行为的伦理，即“善”的问题，作为哲学关注的中心，由此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路向。

柏拉图坚持其师苏格拉底的方向，着重关注现实的人的问题，提出“知识即回忆”、“哲学王”等设想，并构建一个“理念世界”，把它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并主宰着现实世界。在那个知识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时代里，哲学就是“一切知识的总汇”，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其实就是让知识最渊博的人去担任最高领导的设想。柏拉图的“理念”思想，从哲学层面虚构一个精神实体来支配现实世界的创举，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怀特海声称，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史皆为柏拉图之注脚，而海德格尔亦指出：“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①

2. 亚里士多德创立“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腾飞。

柏拉图之后，坚持“我爱我师但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则对各种人类知识进行系统考察，全面整理、归类并创新，把“哲学”看作是与

^① [德]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0页。

“应用知识”相对的抽象理论知识的总汇。他所指的“应用知识”主要包括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美术、修辞学，而“哲学”则包括“第一哲学”、“神学”、“数学”、“物理学”等，其中“第一哲学”即狭义上的“哲学”。

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自然哲学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人生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探究经验问题和超验问题的思想体系。就经验问题而言，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早期自然哲学的方式，强调运用经验理性去解决经验问题；就超验问题而言，他追求最完满的“善”，这是在超越经验现实基础上的“形上之思”。《范畴篇》里，亚里士多德把“实体”分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所谓“第一实体”，也就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而“第二实体”是指“第一实体”的种或属。“第一实体”是最基本的，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在“第二实体”中，越是接近“第一实体”，其实体性就越多。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了“第二实体”不能离开“第一实体”而存在，但是并没有弄清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甚至还认为“第二实体”是独立存在的。列宁曾深刻指出：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就是弄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①。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在处理自然哲学与自由哲学的关系方面，陷入经验与超验的困惑之中，也暴露了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矛盾之中，预示着 philosophy（爱智慧或知识总汇）内部将整合与分化，研究形而下的经验事物的“科学”将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包括研究有形物体的部分，名为“物理学”，而研究“无形事物”的部分，称为 Metaphysics，意思是“物理学之后”，主要研究“是者之为是者”的学问。由此，哲学演变为形而上学。

大约在公元前 60 至公元前 50 年，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去世 300 余年之后，吕克昂学园的第 11 任主持人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 Rhodius）着手整理编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在编订亚氏著作时，把其中关于研究有形事物的著作称作“物理学”（Physics），而把研究无形事物的著作，即关于“哲学”的著作（共 14 卷）编订在一起，放在“物理学”之后，名之为“ta meta ta physic”。（“物理学后诸篇”）后来拉丁编译者干脆省去冠词，成了 Metaphysica。最初，这个书名只不过是标志它在亚里士多德著作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18 页。